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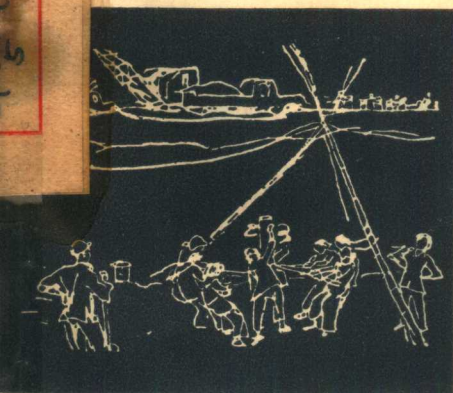


建設十三陵水庫的人們

第 五 集

十三陵水庫修建總指揮部政治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建設十三陵水庫的人們

第 五 集

十三陵水庫修建總指揮部政治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西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051 字数58,000 开本787×1092 裱 $\frac{1}{32}$ 印张3 $\frac{3}{16}$ 插页3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册

定价(1)0.19元

統一書号:10020·1051

定 价: 0.19 元

目 次

伟大的集体,英雄的集体	温 鏡 湖 (1)
大东流乡的四員女健将和女尖兵	冰 心 (9)
广播战綫上的日日夜夜	吳 建 华 (17)
猛虎插翅	蔡 田 (23)
八姐妹妇女突击队	劳 季 方 (32)
八勇士	念 高 (38)
紅专之路	祝 遵 璜 (43)
特等劳动模范楊作梧	賀 季 濂 (46)
最可貴的日子	賀 家 宝 (55)
九兰組的大兰	馮 譽 安 (61)
飞 筐	林 斤 瀾 (73)
沙坨子的“一只老虎”	常 夫 (80)
工地上的一个女英雄	王 萃 田 (85)
一个战士的日記	沈 鴻 觀 (95)
沒帶介紹信的苑媽媽	曾 德 和 (99)

伟大的集体, 英雄的集体

——記在十三陵水庫劳动的官兵們

温鏡湖

站在十三陵水庫拦河大壩上, 对着那一望无际的紅旗的海洋, 和象一盘机器一样和諧地劳动着的几万劳动大軍, 或者在晚上, 看着那一幅“疑是銀河落九天”的景象, 这一切都使人振奋和激动。而当你融化在十万人的伟大的集体里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这些人們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十三陵水庫开工以来, 已經有三十多万人来这里劳动过了。在这里, 你可以听到从新疆到海南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各族人民、各个地区的不同的語言, 可以看到从党和国家的領導人到工人、农民、战士, 从白发如霜的老人到刚摘下紅領巾的少年, 大家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这里, 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如果把十三陵水庫工程看作我国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縮影, 那末, 这个几十万人的集体就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象征。翻开几千年的历史看一看, 古今中外有过这样伟大的集体嗎?

人們心上的紅星

在解放軍總部的一萬四千多人的勞動隊伍里，有許多久經革命鬥爭鍛煉的各級領導幹部（將軍二十人、校官一千四百五十六人），還有許多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他們以一個普通的勞動者、普通戰士的姿態出現在群眾中，跟大家一起過着“生活連隊化”、“勞動戰鬥化”的生活，幾十人、一二百人睡在一間大房子里。大家圍着一個菜盆吃飯，模範地服從自己的下級同志的指揮。他們的行動，使人們看到了我軍從紅軍時代一直繼承下來的優良傳統。

黃文明少將有五十多歲了，已有二十多年不過連隊生活了，他來到這裡模範地服從班長、組長的指揮，處處走在人們前頭。當組織人力支援兄弟單位的時候，第一個報名的就是他。回到營房，他自己簡單地洗一洗，就端起飯盆去打飯，津津有味地跟大家吃着窩窩頭。輪到他值勤時，他總是悄悄地早起半個鐘頭，把帳篷內外收拾得整整齐齊，干干淨淨。有人說他不象一個將軍，其實這正是我們解放軍的將軍的本色。

總部各機關的部長、局長和處長們，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來工地勞動。作戰部楊昆大校，在火一樣陽光下勞動一天，回到營房後，別人休息，他還要開支委會和行政會議。在革命戰爭中獻出了自己的一條臂膀的

李杰上校，也来工地用他仅有的一只手臂参加为人民造福的劳动。不管别人怎么劝也不肯休息。他們的这种奋不顾身的革命干劲，对群众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小伙子們都把他們作为学习的榜样，說：“这些干部真是紅啊！”

年輕的同志們常常为这些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和照顧而感动。作战部梁軍大校，当他留在家里值班的时候，把四个分队的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給生病的同志請医生、打飯、送开水。当同志們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早把洗脚水、刷牙用具都整整齐齐地放好了。

在国防部办公厅和总參謀部組成的一大队第四中队的歌咏队里，李平处长編了“歌唱十三陵水庫”。肖鶴主任除参加了歌咏队之外，在工地上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他跟大家互相拉唱歌、跳舞，好几次給同志們表演舞蹈。

就是这样，我們的革命前輩們，用行动給我們树立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保革命青春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榜样，他們象一顆顆紅星，在人們的心上閃閃发光。

跟時間賽跑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这真是一个英雄的集体。在人們的思想里占統治地位的是跟時間賽跑。

这是千百件动人事例中的几件：

李品英中校和张风少校，在革命戰爭中曾經为人民流血負伤，走路都有困难。但是，他們体残志不残，抓住

扁担不放，拿起鉄鍬不停。

万寿寺幼兒園副院长涂修芳同志，已經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来到工地就鬧眼病，仍然跟男同志一样鏟土、推車。当她的小孩因病送到医院需要动手术时，組織上决定叫她回去；但是，她只回去办了个签字手續，当天就又回到工地来了。

化学兵学校的王天敏同志，在向装料台上拉車时，繩子拉断了，从卸料台上摔下来，腿碰破了，腰也摔伤了，讓他留在家里休息，可是他又悄悄地跑到工地。他說：“我不能走，爬也要爬到这里来劳动。”

測繪学院外号叫“黑老蔡”的蔡文富同志，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吃飯的时候，他一边挑土一边啃饅头。一双布鞋四面开了花，实在不能穿了，就赤着脚走在砂石上。抬土用的垫肩不够用，他总是留給別人去用。別人問他：“你的肩膀不痛呀？”他說：“先讓別人去用吧，我的肩膀不痛。”掀开他的衬衣一看，肩膀上的一块肉已經压成紫紅色了。測繪学院李显尧同志生了病，在昏迷状态中还口口声声地說：“不住医院。”在医院住了几天就要出院，他說：“这不是我的医院，我的医院是工地。”

4、5、6这几个月，正是北京地区天气变化无常的季节，大风吹起来，黄砂遮日，小砂子打在脸上象針刺一样，深夜里忽然一陣大雨，把人們淋得渾身湿透。太阳象火一样把砂滩烤得燙脚。官兵們的口号是：“气死玉皇！”“气死龙王！”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只听見喊声震天，真

是：

雨，一个劲地下，
风，一个劲地刮，
大壩一个劲地往上长，
同志們的干劲越来越大。
雨大冲不垮我們为民造福的意志，
风大刮不倒我們移山造海的决心。
我們是紅色的战士，
我們是地球的主人！

就是在那些紧张的战斗中，我們的水庫建設者們写下了多少动人心魄的詩篇啊！

当人們看到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锹砂、一滴汗地建設起来的时候，当人們看到全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的时候，冲天的干劲就鼓起来了。

这是多么美丽的詩的感情，多么崇高的共产主义的英雄气概啊！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总直机关、学校的同志們，在劳动中創造了許多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成績，在砂石运输和运土上壩中創造了十七次新纪录，首先把大壩修到了一百零二高度，三个大队都得到了先进单位的嘉奖。

望着即将落成的紅色的拦河大壩，毛庆丰同志愉快地說：“就在毛主席写的那‘十三陵水庫’的‘三’字下面，有我鋪的一块石头。”

共产主义的大家庭

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十万人真正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家庭。虽然大家来自四面八方，虽然大家并不熟悉，但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人們結成了一个亲密无間的整体。

总直机关、学校的同志們，在劳动中跟国家机关的同志、高等学校的学生、农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在劳动中，哪里最困难就到哪里主动地帮助别人，自己忍着飢渴給兄弟单位送水送飯，下雨时把雨衣送給机关干部們穿，这一切都是极平常的事情了。

在一个炎热的白天，当开水供应不足时，化学兵学校的同志們自己忍着渴，把几十个水壶中剩下的水湊成三壶，送給国家机关大队的同志們喝。当铁道部的同志們在极端缺水的情况下，喝到了这仅剩的三壶水的时候，一位工程师感动地說：“过去我对人民解放軍英勇頑强、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質的了解都是書本上的，經過这一次劳动，才真正深深地体会到解放軍真是最可爱的人，我們一定要向解放軍学习，回去好好地向党交心。”

6月1日深夜，下起了滂沱大雨。与崇文区义务劳动大队并肩战斗在卸料場上的作战部等单位的同志們，看到崇文区大队卸料場积料很多，立即主动地派作战部

的同志支援。他們高呼口號幫助崇文區義務勞動大隊突
克清道，許多同志自己淋着把雨衣拿給他們穿。崇文區
的同志們感動地說：解放軍真是好樣的！

女同志們除了跟男同志一起勞動外，還自動地組織
起來，給男同志洗衣服、補衣服。

在這裡，每個人只是想着如何更多地為社會主義建
設出一分力量，關心的是集體，而不計較什麼個人名譽、
地位的得失。化學兵學校的金奎同志是共產黨員，在學
校裡是優秀學員，在勞動中他四次被群眾評選得獎。但
是後來發現，他四次都沒有上報自己的名字。

在一次座談會上，陳斐琴上校給我們說了一個動人
的故事：

這是他們一班八小時的最后一个鐘頭了，卸料砂已
達到了二百九十五立方，再進兩列車，就可以超額完成三
百立方的任務了，而且兩列車就停在卸料場，大家要求趕
快進兩列車。這時“火箭隊”（化學兵學校的一個隊）一個
小伙子出來，要我們只進一列，以便留下時間清理卸料
場，為下一班的同志創造有利的條件。陳斐琴同志說：
“當時我震動了一下，我想這就是共產主義精神。那個青
年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看見他穿着一件印着紅色號
碼的背心，常常看見他滿頭大汗地挑着裝得滿滿的土筐。
聽了他的話，我才知道，他不僅有一個紅色的號碼，而且
有一顆紅色的心。”

誰能說得出，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象這種不知名的

英雄人物究竟有多少呢？

有了党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有了这样英雄的人民，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住中国人民的大跃进嗎？看到人們用在十三陵水庫建設上的冲天干劲和大无畏的精神，人們不能不充滿信心的感觉到：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

大东流乡的四員女健將和女尖兵

冰 心

新来到十三陵水庫工地的第一天，刚从大壩上巡礼回来，正摘下草帽，准备喝水，隔壁帐篷里說笑的声音，引得我从帐篷的溜縫里往外看。那边是三四位画家，正对着几个年輕的女孩子画像。她們仿佛有点不慣，也許是害羞，都一个劲地绷起脸往前看，一动也不动。画家們一会儿抬头注視她們，嘴里不住地逗她們說笑，一会儿又赶紧低头画画。我看見那几个朴素可爱的形象，忍不住从篷隙叫：“笑嘛，別绷着脸呀！”她們一时都回头来笑着看我，这一来我們似乎就彼此熟識了。

一时画完象，她們陸續地都走过我們的帐篷里来。我随手拉过那个短头发，脸上紅黑紅黑的大姑娘，和我一起坐在地鋪上。有人在旁边笑說：“这几个姑娘了不起呀，她們是民工十大队里有名的四健將。‘三八’节挑土竞赛的时候，她們把‘九兰組’和‘七姐妹’都賽过去了，你写写她們吧！”

这位姑娘笑了，“我們今天只来了三个。我叫吳鳳敏，这是张惠茹……”张惠茹本来站在桌边，这时就笑着挪过来，坐在我們对面的椅子上。她是一个大眼睛，双眼

皮，双辮的孩子，一臉的活潑氣。吳鳳敏又指着後面一個半長頭髮，鬢角嶄齊的年輕婦女說：“這是沈秀珍。還有一個劉志安，今天沒有來，到北京給她母親抓藥去了。”沈秀珍很腼腆地在我們旁邊坐下。

在十三陵這個廣大而沸騰，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的戰場上，得到“健將”的稱號是太不簡單了！對於採訪一點沒有經驗的我，簡直不曉得從哪里問起，只好打開筆記本，拿起筆來問：“說說你們的戰績吧！”

吳鳳敏微笑着：“我們都是從昌平区大東流鄉來的，是東光社的社員。大東流鄉離這有四十多里地，是一馬平川的大平原。收成好的時候，一年收的夠三年吃的，可是我們差不多是年年澇，怎麼辦呢，大家想辦法苦幹吧。去年年底，在全國大興水利的高潮下，我們青年社員們決定修建一座蓄水防洪的‘青年水庫’，計劃是一個月內完工。那時正是天冷河凍，鄉里人怕我們青年完不了任務，就說：‘讓我們修一座三合水庫，青，壯，老一齊下手吧！’您想我們哪能答應呢！我們說：‘我們行！’連縣委也不相信，我們說：‘我們干給你們瞧吧！’我們這些年輕人鼓起勁兒咬着牙就干下去了。這工程從一月五日開始，天氣冷到零下二十二度，我們每天至少都勞動十小時到十六、七小時。中間還有三天是日夜不停的工作，那是在水里挖流沙，建隔水牆的地基。這流沙在二尺深的水底下，水面是一層冰，我們一跳下去，腿都凍麻了。雖說是兩小時一換班，上來的時候，腿上都結着一層冰，凍得象根紅

棒子似的，手上也裂滿了小口，五個指頭都伸不直！可是我們也不知道是哪來的干劲，男女尖兵一百零九個人，下河就不停工，結果一個月零三天，我們就把‘青年號水庫’挖成了，還多開了一道渠！黨委報到中央去，中央獎了我們獎狀，獎旗，還有鋼磨，收割機和聯合播種機……”

一臉活潑相的張惠茹，這時忍不住在旁邊插了嘴：“我們聽說十三陵修水庫了，就興奮得睡不着覺，早就要求來參加，黨委起頭不答應。現在看見我們勞動得好，干劲大，也服了！他們說：‘去吧，你們不要求也讓他們去！’……”

吳鳳敏又接下去：“二月二十二號我們就來了，來了就讓我們推轆轤馬——就是斗車，我們哪兒見過這個呀！一起頭四個人推一趟，一天才推上九趟，真急死了。七天之後，我們就能推到十二——十七趟，而且是在一千八百公尺的距離上。因為我們是和部隊並排勞動，我們就立誓要趕上他們，賽過他們。我們夜里不睡，想办法，找竅門。提早一個鐘頭上工地，擦車，上油，修理破車，推着命干，人家跑我們也跑，人家不跑我們也跑，前面有事擋道的時候，我們四個人抬起車來往前挪，要不就幫人搬推卸。從此人家都愛跟我們一起干活了。

“我們又想出一個接力賽跑的方法，就是兩個人推一趟車，一趟滿的上去，一趟空的下來，半道就換過來推。以後又換成三個人推滿的上去，一個人推空的下來，這樣又快又省勁，部隊同志看見了，他們也跟我們學！

“推了一个月的轆轤馬，又換了工，就是給軍隊供活料，挑小土籃，抬大筐！”

張惠茹又笑着插話了：“這種活呀，對我們就是個玩意兒，我們在鄉里修‘青年水庫’的時候，都有過鍛煉了！大筐能抬五個，捐也捐三個，小土籃也能挑四個，就設有五百多斤吧。那天下雨土滑，我們的大隊長是男的，和我們一起抬了三步，不抬了，笑說：‘真行！大東流鄉的婦女，什麼人都比不上！’部隊都叮問我們下次到哪個工地去，他們都喜欢和我們合作。‘三八’節那天，我們拿勞動比賽來慶祝我們自己的節日，工地上十八個婦女組賽挑土，兩個鐘頭之內，算土方，我們勝過了‘九蘭組’和‘七姐妹’……”

吳鳳敏看着她笑了一笑，又接着說：“這以後我們就推手車了，這活比什麼都難！走起來東扭西歪地扶不住，腳鴨上使勁都使出大泡來，還盡翻車，頭一天就翻了四五次！隊長說：‘你們干得來嗎？還是換去挑土吧！’我們是說什麼也不換，咬着牙推下去，我們研究出來，只要思想集中，身子隨着車搖，就好推得多。堅持了一個星期，就能推一車裝得滿滿的土，甯說不翻，還能跑得飛快！我們立刻又搞起接力賽跑，這樣一天就能跑上二十四趟一千八百公尺的遠距離上壩。大隊長看着我們笑，說：‘你們就是連做活帶玩！給你們上個稱號吧。’他們想個‘四大金剛’，又想四大這個，四大那個的，都不合式，後來還是總指揮部說，就稱為‘四女健將’吧，一叫就叫開了”